

敦  
煌  
學

第八輯

敦煌學會編印

## Table of Contents

1. Two Tun-huang Manuscripts of the Northern Chán school  
of Buddhism .....Jan Yun-hwa..... 1
2. Notes on Tunhuangology, Part IV: Ever Knowing each  
other's attainments and seeking refinement in our possible  
contributions. ....Chen Tsu-lung.....11
3. Notes on "Yeh Ching-neng shih." .....King Yung-hua.....27
4. The commentary of "Tu-yuan-tseh-fu" in Tun-huang  
manuscripts. ....Kuo Chang-cheng.....47
5. A Bibliography of Tun-huang Studies IV. ....Cheng A-tsai.....65
6. A Study of "Chin-fu-yin" in Tun-huang  
manuscripts. ....Pan Chung-kwei..... 1

# 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敍錄

郭長城

## 一、前言

王國維先生「兔園策府跋」一文，收載於觀堂集林卷二十一，距今已有七十一年，此篇文章對於研究「兔園策府」及相關之類書、蒙書等頗具貢獻，至今仍普遍為學者所引用。而近年來，由於各處所藏敦煌寫卷陸續整理公布，使我們在這一本書上，能夠有了更進一步的發現和認識。從目前所知見的四個寫本（實際應是三個，其中二本可以綴合）當中，已可以看到序文全部及卷一的完整內容，更可貴的是其中還有一個寫本帶有作者自注，使「兔園策府」的原貌得以重現，而令世人更確切的認識它。茲不揣謏陋，特將此三個寫本加以校對整理，且於文前略作說明，並對王氏跋文稍加補充疏證。本文成稿匆促，舉證粗疏，尚祈學者專家不吝賜正。又撰寫過程中，承蒙潘師石禪、王師三慶之幫助及鼓勵，謹此致謝。

## 二、敍錄

### （一）寫本概述

王氏跋文所指為伯二五七三卷，今新發現的尚有斯六一四、一〇八六、一七二二等卷。其中斯一七二二卷存序文後半及卷一全文，與伯二五七三卷恰可銜接，原為同卷，應予綴合（見附圖書影）。此一綴合本為目前所知最完整之寫本，存有書名、作者姓名、序文及卷一全部。案本書原應有作者自注，此寫本為略抄本，注文不見，甚為可惜！

斯六一四卷所抄存內容與綴合本同，只是書名、作者姓名及序文之前二、三行已殘損不見。此本除可證明前述二卷文字銜接處可綴合外，尚可以提供文字校勘之用。

斯一〇八六卷的序文及卷一前、後半部都已殘損，約只存有卷一全文的五分之三，然而重要性絕不下於前面兩個寫本，因為這是個有注的本子，由此可以看到真正的「兔園策府」原貌，實在是彌足珍貴的。

### （二）歷代著錄

書 名	作 者	著 錄 或 版 本
兔園策府十卷	杜 嗣 先	敦煌寫本伯二五七三與斯一七二二綴合本
兔園策府一部		敦煌寫本斯六一四卷*
兔園策	杜 嗣 先	敦煌寫本伯二七二一卷（即雜鈔）*
兔園冊十卷	杜 嗣 先	宋史藝文志集部別集類*
兔園冊府三十卷	杜 嗣 先	宋史藝文志集部文史類*
〃	〃	困學紀聞卷十四下
兔園策十卷		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別集類又卷二類書類 重出*
兔園冊府		遂初堂書目
兔園冊		北夢瑣言卷十九
兔園策十卷	虞 世 南	郡齋讀書記卷十四
〃	〃	世善堂藏書目錄類編類
兔園策九卷		日本國見在書目總集家

案：此表仿自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附蒙學書目稿」<sup>①</sup>，而有所增補。表中\* 記號即增補者。又馬端臨文獻通考「類書考」、今本北堂書鈔卷首陶九成序、及翟灝風俗編卷七均引晁氏讀書志說，謹附記於此。

（二）王氏兔園策府跋證補

王氏寫這一跋文時，只能看到伯二五七三卷，因此未能有更多的建言，這是很可惜的，新發現的寫本已敘述於前，另外有關此書著錄情形也增補在第二節，此處不再贅言。

1. 王氏以為此書盛行於五代，或至宋季尚存，故深寧尚能言之。

〔證〕：兔園策府序文中有「今乃勒成一部（十卷），名曰兔園策府，並引經史，為之訓注。」一段話。而困學紀聞說：「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正是用了序文的話。可證應麟是曾親見此書的，且說明其內容性質是仿應科目策，自設問對，也與今本所見相合。另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有此書，而未注明「闕」，也可以證明宋代尚存之說是對的。甚至明朝陳第所編的世善堂藏書目錄還有此書的記載

① 見一六六頁，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二年十月。

，只不過作者改爲虞世南罷了。

2.王氏引五代史劉岳傳，以爲此書乃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這個說法實在有待商榷。

〔補〕：馮道的爲人，歷來頗有爭議，新舊五代史所載即有很大出入。歐陽脩等人秉持春秋義法，不齒馮道長樂老的行徑，於史事記載難免言過其實。王氏未見兔園策府本文，又受歷來對兔園冊曲解的影響，因此論述時僅沿引新五代史的說法，今若以兔園策府的本文來看，則似乎舊五代史卷一二六馮道傳所載較爲近於事實。其文如下：

（道）遷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必遺下兔園冊。」道知之，召贊謂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爲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邪？」贊大愧焉。

另外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九：「北中村塾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孫氏此說顯然是親見本書，才能確切說出其文體的性質，而不予鄙視；同時也可以再一次證明宋代此書是存在的。

3.此書的卷數主要有十卷、三十卷二說，作者則有杜嗣先、虞世南二說，其實際真相，頗難辨明。晁氏以前均以爲杜氏撰，其後則以爲虞氏撰。王氏以爲虞世南未必奉勅撰作，而疑此書盛行之際，或並三十卷爲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書鈔，故嫁名於彼。

〔補〕：杜嗣先生平不詳，若困學紀聞所載可信，則應與蔣王暉有密切的關係。鄭樵通志藝文略家譜類有蔣王暉家譜一卷，下注明「暉，太宗第七子，書載其後。」此書不知與兔園策府有關否？暉死後由其子煒嗣蔣王，爲武后所害，且被抄家。或許此書當時正在流行，爲恐惹禍，遂嫁名於虞世南？今考新、舊唐二志都有虞世南集三十卷，宋志即已不載，頗疑虞氏的文集亡佚後，遂有人以杜氏兔園策府代之，而造成著錄上紛歧的困擾也未可知。又前引張志公書中論及兔園策府作者時，疑杜嗣先奉教撰，應作奉敕撰<sup>①</sup>。這是錯誤的，因爲據王應麟所述他是奉蔣王暉的命令撰寫，而諸侯王公的諭告正是稱爲教的。<sup>②</sup>同時也證明困學

① 見該書五四頁。

② 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李周翰注：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紀聞所說十分可信（見補注甲）。另外晁氏讀書志說「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也言明是奉王命的；又分爲四十八門也與敦煌本所見相合一綴合本序文說明本書分爲十卷，就今本第一卷分爲辨天地、正曆數等五門來看，十卷分爲四十八門是可能的；而偶儷之語更是全合，可見歷來著錄虞杜二氏所撰的應是同一書無疑，而以杜氏撰十卷最爲可信。

4. 王氏以序中「劉君詔問，皆願治之言」，「治」字未闕筆，而認爲當是貞觀時寫本，這是該跋文中最疏忽的地方，應該加以更正。

〔補〕：王氏所見伯二五七三卷此句書寫處頗有污損，因此遂誤認爲「皆願治之言」。今以斯六一四卷校對，知原文應作「劉君詔問，吐河洛之詞」（見附圖書影），並無所謂「治」字未闕筆之現象<sup>①</sup>，倒是都有避諱改字的情形，如「民」作「人」，「世」作「代」等（見補注乙），可斷定上限應在唐太宗時；下限則不得晚於唐昭宗，因爲約在同一時代之日本國見在書目已有著錄，又敦煌寫本伯二七二一（即雜鈔）也載有此書，可以做爲流通傳承的參考。此書成書年代，那波利貞「敦煌雜鈔考」、周一良「敦煌寫本雜鈔考」均有所論述，但是二氏立論多屬臆測，未能成爲定論。有關蔣王暉的生平，兩唐書相關的傳志中，記載常有矛盾不合的現象，尚有待進一步的整理和考證，因爲篇幅的限制，當於日後另文發表。

### 補 注

甲、案：由作者注文中某些特意的避諱現象，也可以補充說明其應是奉王命撰作的。如：

①議封禪：「榮鏡八荒，財成萬有。」注：「班固典引曰：盛哉皇家，功居百姓。」案

：今本文選「功居百姓」作「功君百王」。

②征東夷：「遂使荒城狡兔，未掛良弓。」注：「漢書曰：元封三年，朝鮮王右渠來降

。」案：今年漢書武帝紀作「朝鮮斬其王右渠來降。」多「斬其」二字。

前者技巧的將「百王」改成「百姓」，後者刪去「斬其」二字，當非偶然之脫誤，而係有意之避諱使然。

乙、案：原卷序文：「大唐奮庸庶績，翼亮鴻基。」及卷一征東夷：「蠡者隋網紊緒，天下

<sup>①</sup> 案「治」字未闕筆的現象在注文中是有的。議封禪：「班固諸侯，告成山岳。」注：「…王者功成治定。」「治」字即未闕筆。

分崩。都足以說明此書應寫於唐代，而由「彛者隋網」云云視之，且可能是在初盛唐之際。

又文中有關避諱改字之情形如次：①

### 一、本文改字者：

- ①序文：「斯則昇賢之大執，辨政之嘉謀。」案：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又史記西門豹傳：「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疑此因避高宗諱「治」，遂改爲「辨政」。
- ②征東夷：「一臂一目之酋，毛人羽人之國」。案：此文出自淮南子墜形訓。毛人、羽人卽淮南子所述海外三十六國中的毛民、羽民，顯係因避諱而改。
- ③均州壤：「五土之利尚荒，四人之務猶褊」案：此文出自管子小匡第二十：「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也是因避諱而改爲人。

### 二、注文改字者：

- ①正曆數：「丹陵膺圖，亦欽象於羲仲。」注：「孔子家語：黃帝死五（三）百年，人畏其神。」案：今本作「民畏其神。」又「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案：今本作「敬授民時」。  
又「采雲垂慶，溽露懸甘。」注：「淮南子曰：昔太清之治代，天覆以德，地載以樂而甘露下也。」案：今本作「昔太清之治世。」
- ②議封禪：「省方戒典，昇中紀號。」注：「周易觀卦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案：今本作「觀民設教」。
- ③議封禪：「然則君臨大寶，駕馭黎元。」注：「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授福以浸黎元。」案：今本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列傳引皆作「受厚福以浸黎民。」

### 三、注文避諱刪改者：

- 
- ① 本補注所學以避諱改字或刪字爲主，至於闕筆之現象則暫不討論，因改字或刪字與作者之關係較直接，闕筆則牽涉後來抄寫者，過錄時另避新君之諱，或已祧之先君不諱而回改等諸多因素，較難客觀判定故也。據個人觀察結果，大抵本文避諱字多已經過刪改，未見有闕筆者，而注文則尚不乏其例也。此可由校錄中看出，茲不贅敘。又征東夷本文中：「先除衛滿之兇，卻掃孫淵之孽。」三寫本「淵」字均未避改，且未闕筆，實在難以索解，謹在此附筆，望有識者不吝告知，則幸甚也！

- ①正曆數：「固可漂蕩馳驟之迹。」注：「楊雄美新曰：流虞、滌股、蕩周。」案：今本文選作「遂欲流唐、漂虞、滌股、蕩周。」疑作者係唐人，而譚「流唐」，非偶然脫文也。
- ②議封禪：「雖復仁翔濟鳳，覽張奏以爲疑。」注：「…又奏曰：自古受命爲帝，必有封禪，以告成功。」案：今本後漢書卷三十五張曹鄴列傳作：「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疑因避「世」字，遂刪「治世之隆」四字。
- ③議封禪：「榮鏡八荒，財成萬有。」注：「班固典引曰：盛哉皇家，功居百姓。」案：今本文選作「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疑因避「世」字遂刪「帝世，德臣列辟」等字。
- ④正曆數：「丹陵膺圖，亦欽象於羲仲。」注：「帝王紀：堯生於丹陵。」；又「萇薦影於宵輪，條綴響於風緒。」注：「帝王紀曰：萇莢者，瑞草也。」案：兩引「帝王世紀」均避刪「世」字。

### 三、兔園策府寫本校錄

凡例：

- 一、本校錄大抵以綴合本爲底本，斯六一四、一〇八六兩卷中有異文而義較佳者亦採之。
- 二、敦煌寫本多俗字，此三本亦然。今寫定時以目前通行用字爲準，以利閱讀。
- 三、注文部份寫定時使用符號有二。其一、所引之文有脫文、模糊、潰損等現象而依今本補錄者，則於該等字上加〔 〕符號。其二、所引之文有抄寫訛誤或用通假字者，則於該等字下寫出正確之原文，並加（ ）符號，以資識別。

各寫本起訖：

- 一、伯二五七三卷起「兔園策府卷第一」，訖序文「德未靜於」止。
- 二、斯一七二二卷起序文「一戎」，訖「鷄犬聞於郊境。謹對」止。不含注文部分。
- 三、斯六一四卷起序文「精，則桂林之響發」，訖與前卷同，亦不含注文部份。
- 四、斯一〇八六卷，起注文「各從其父」，訖注文「青丘獻九尾之狐」止。



兔園策府卷第一并序 杜嗣先奉 教撰

易曰：利用賓於王。書曰：明試以功，讖事以制。斯則昇賢之大執，辦政之嘉謀。採其奧則薪樞之詠興，選其精則桂林之響發。

自周徵造士，漢辟賢良，擢高第以登庸，懸甲科而入仕。劉君詔問，吐河洛之詞，仲舒抗答，引陰陽之義。孫弘則約文而切理，杜欽則指事以陳謀，魯丕以雅素申規，馬融以儒宗獻可，斯乃對問之大體，詢考之良圖。求之者期於濟時，言之者期於適務，使文不滯理，理必會文，削諛論以正辭，剪浮言而體要。非夫宏才博古，達政通機，無以登入室之科，徒用踐高門之地。

自魏晉之後，藻麗漸繁，齊梁以還，文華競軼，構虛詞而飾巧，穿異辨以邀能，文皆理外之言，理失文中之意。將陳正道，掩巢燧於毫端，欲敘昇平，擴唐虞於字末，境纒臻於九服，遠述幽冥之荒，德未靜於一戎，先動雲雷之氣。奏諛言而竊位，假繁論以豐詞，匪窮理之大猷，乖得賢之雅訓。

大唐奮庸庶績，翼亮鴻基，拂蓮兆於滋川，納蘭圖於榮浦。淹中碩藝，並列三雍之官，平府遺編，咸歸七門之史。執禹麾而進善，坐堯衢以訪賢。故事則南宮之賓，待詔則東館之客。秀異之薦，並躡長途之龍，孝廉之徵，俱振充庭之鷲。故得能官同於濟巨，多士茂於基邦，草澤無遺，英奇必進。

伏惟大王分華星樹，毓慶雲柯，固磐石以開基，列維城而作鎮。中山文梓，獨振蟠龍之詞，淮岫芳叢，先警騰騰之韻。立奏金箱之典，停日轡於昆吾，坐陳丹雘之篇，下月輪於清夜。驂駕駟馬，禮盛於從梁，面試銅臺，文高於入魏。東平蒼之雅望，北海靖之英聲，湛楚醞於芳筵，飾燕金於駿骨。由是徐陳並列，沐冕沼以趨歡，牧馬爭歸，望鴻臺而漸翼。

顧惟虛賤，謬奉恩光，昔因耕鑿之勤，頗覽詩書之訓，登學山而覆篲，鼓文河以濫觴，爰從羈貫之年，肇應楊庭之問，以茲下隸，來陪上藩，暫赴長裾之門，更對脩篲之苑。瑳灰屢變，緹襲空珍，忝遊梁之一班，同背淮之千里。忽垂恩教，令修新策，今乃勒成一部（十卷）<sup>①</sup>，名曰兔園策府，並引經史，爲之訓注。雖則膠言斐論，無取貴於細紬，然而野識獨

<sup>①</sup> 綴合本作十卷，斯六一四卷作一部。

詞，理難周於翰墨。傳之君子，有慙安國之言，懸之市人，深乖呂韋之旨。所定篇目題之如左：

兔園策府卷第一

辨天地

問：氣象初構，形質始萌，倚杵分高下之容，迴輪表運行之數。然則駕雲甄海，鍊石補維，徒聞夸父之林，空紀大章之筭。至若玄黃定體，珠壁連暉，列九野於躔房，疏五潢於清淺。窺其正色，有感於蒙莊，覽其要終，多疑於鄭竈。子既獵華彫篆，採懿緇紉，對宵景以馳芳，概秋旻而發譽。登科入辟，必俟英賢，墮祕鈎深，理宜昭晰！

對：竊以玄儀未闢，九變混其萌芽，素質爰分，四遊定其升降。然則十端虛廓，九道交迴，仰之者莫測其源，言之者罕詳其要，或明其載水，或說以浮空，地若卵中之黃，天如山外之色。揚泉覆緇之論，未窮廣大之容，仲任倚蓋之談，詎識周流之象。

當今握璿衡而臨極，運玉斗以司辰，上括乾樞，旁吞地絡，陽光抱珥，陰彩重輪，星披五老之圖，雪映四神之轍。抗天臺於南極，闢玄殿於北荒，西越繞蛇之丘，東逾扞鼉之壑，珠囊靡失，玉燭咸調，儗風律以來庭，皓雲歌而入贊。猶復窮精四術，覽奧三家，欲明甄曜之篇，思聞考靈之說，旁羅大象，側訪庸才，雖異談天，聊陳管見。

夫以玄黃質判，偃伏形殊，元氣輕而上騰，陰氣凝而下薄，方之若火，則烟颺而灰沈，譬之若舟，則外行而內靜。天網既位，坤道方成，八極以之肇分，五材因而並運。

至若曦光散彩，稟陽氣以成形，娥魄凝暉，感陰靈而爲質。星昭白榆之影，憑於萬物之精，河疏析木之津，假以百川之氣。

至若金臺混極，靈山降英，鏤芳桂以飛輪，拂若華而逗景。真人負笈，遠造天關，海客乘查，遙依星渚。補維立極，化杖成林，理懜探賾之端，事隱言名之際。嗽乳遊鈎之說，唯聞託夢之人，懸鈎破鏡之談，空傳揆詞之客。

夫以東遊天縱，終迷對日之談，西蜀含章，竟誦蓋天之論。前賢往哲，猶且爲疑，末學庸能，良難備述。謹對。

正曆數

問：出震開元，皇雄標合緯之首，繞樞提象，容成著命曆之初，五德遞遷，三微驟變。寅饒

之職，分散於疇人，〔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吐納之儀，參差於銅史。〔陸倕新刻漏

輟音，眼無〔流盼，銅史月絃日繞之法，課校而難詳，〔漢書律〕曆志曰：漢初，綱紀大其〔基〕，司刻，〕金徒抱箭也。

曆，多。洛下陵渠之言，推尋而罕就。〔漢書律曆志曰：願募治〕曆者〔以造漢〕太初曆，迺選治曆鄧

非是。官者復覈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連璧，五星若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為太史丞者也。

今欲別微杓建，改正攝提，漢書律曆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音標。斗，端星也。又曰：三苗亂德，孟陬殄滅，攝提失方。注云：正月為孟陬，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必使璧彩交纏，珠光叶緯。漢書律曆志云：日月所指，若誤，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也。

舍。珠光璧〔彩〕登臺候朔，瞻五雲而不差，入幕窺灰，應四氣而無爽。春秋傳曰：辛亥朔，日南望〔至〕，公既登觀臺以望

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五〕雲謂五色物風氣也。續漢書五行志〔律曆志〕曰：候氣之法，為望〔室〕三重，塗罽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動者灰散，人與外風欲致斯動者其灰聚。四氣：〔春夏秋冬。〕陸倕〔新〕刻漏銘序曰：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疏密也。

道，有愴其由，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宜陳推步之方，以廣詢求之路！漢書律曆志曰：推道，有愴其由，！謝莊月賦曰：昧道愴學也。日〔月〕元統。許

慎說文學〔解〕字：〔歲、从〕步戌聲。謂推步以成一歲。毛詩：詢於芻蕘。尚書〔傳〕曰：求諸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也。

對：竊以立天立地，四遊與六氣交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四遊事注訖。春秋傳曰：發〔天有〕六氣。杜君注云：六氣謂陰陽風雨

晦明之謂也。為帝為王，五德與三微遞運。孝經三五圖曰：五帝起寅畢午，三王從未至酉。白虎通曰：夏以建寅為正，殷以建丑為正，周以建子為正，謂之三微①。前已注

訖，五德亦注訖。若不精窮數象，推步陰陽，則龍蛇有易度之妖，水火成相沴之變。春秋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推注訖。左氏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云：星紀在丑②，〔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又曰：〕蛇〔乘〕龍。杜云：蛇，玄武之宿。歲星為青龍，失次在虛〔危〕下，為〔

蛇〕所乘也。〔漢書五行志曰：〕時〔則〕有草夭，時〔則〕有蠹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萌、赤祥，惟水沴火。〔注云：〕沴音麗。由是黃神馭宇，既命曆

於容成，丹陵膺圖，亦欽象於羲仲。孔子家語：黃帝死五〔三〕百年，人畏其神。容成造曆已注訖。帝王紀：堯生於丹陵。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尚書中侯曰：舜祗德欽象，習堯祗位也。

自疇人輟務，日御廢官，胤后承亂紀之誅，齊詩興倒裳之刺。疇人已注訖。春秋傳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

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羲和廢時亂日出尚書文。毛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契壺氏不能掌職焉，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注云：契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

〕，故〔羣〕臣徒端餘莫辨，晦朔不分，九章之要罕傳，六曆之流競作，春秋傳曰：先王之政〔正〕時〔也〕，履端於

始，學正於中，歸餘於終。漢書律曆志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又曰：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以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闕中最〔爲〕微近也。遂使張蒼首制，尚與壺遂之言，鄧平創規，猶煩壽王之奏。漢書律〔曆〕志曰：元封柒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公司馬

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又云：陵渠奏用鄧平曆。元鳳三年，太史公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今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詰問，壽王不伏也。

聖上以欽明履運，曆數在躬，踐翼承基，函元孕象，書曰：放助欽明③。帝堯足履翼注在禮樂策中。漢書律曆志曰：太極之氣，函

三爲一。注云：元氣起於子，未帝德崇矣，天文粲然。故得珠緯編囊，璿光艷燭，尚書曰：帝德廣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爲一也。運。五星合度謂

之珠囊，已注訖。〔尚書曰：〕在采雲垂慶，溽露懸甘，宋書曰：南日午時，天氣清明，有彩雲映覆璿〔璣〕玉衡。注：璿，美玉。

飛〔非〕煙，非〔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困〕，是謂卿雲。卿雲一名慶雲。莊子曰：黃薦影於：乘彼白雲，入〔至〕于帝鄉。淮南子曰：昔太清之治代，天覆以德，地載以樂而甘露下也。

宵輪，條輟響於風緒。帝王紀曰：黃莢者，瑞草也。月朔日生一莢，十五日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及晦而晦〔盡〕。若月小，則餘一莢眠而不落，聖者以是占日月之數⑥。故名曆莢

，堯時黃〔莢〕階而隨月生死。王充論衡曰：王者太平時，則五日一風，風不鳴條，十日一雨，雨不破塊。楚詞曰：哀秋冬之緒風也。

若乃統三正，播六虛，翠嬀浮籛之祥，黃樞降靈之運，白虎通問：夏以建寅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以建子爲正，故曰三正。漢

書律曆志曰：天施、地化、人事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爲天正，林鍾爲地正，大簇爲人正。又曰：易大衍之數五十，用其〔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河圖提輔佐〔挺佐輔〕曰：

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於河洛之間。至於翠嬀之淵〔淵〕，大鱸魚折流天〔而〕至，顧問五聖，皆曰莫見，獨與天老迎之，五色果見，魚汎帛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中央帝含樞事已注訖。春秋運

斗樞曰：帝舜祇于德，榮光休至，黃龍負卷圖置舜前，四合而連戶。宋均注曰：固可漂蕩馳驟之迹，陶：含樞之使也。四合有道相入，類有戶，言可開閉〔也〕。事亦見尚書中侯。

甄巢燧之初。揚雄美新曰：流虞、滌殷、蕩周。白虎通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騫。韓子曰：有巢氏以虺蛇害人，構木巢其上而人悅之，故稱有巢氏。河書曰：昔有巢氏駕飛鱗，從

日月。禮含文嘉曰：遂人氏鑽木取火，炊生爲熟，全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猶復發歛陰陽，宣考天地云遂人氏。典略曰：燧人氏教鑽燧取火。故免腥臊，所以稱之遂人氏也。

，窮十端之昇降，覈五紀之循環。漢書律曆志曰：黃帝察發歛，定清濁也。孟康曰：〔春〕夏爲發，秋冬爲歛。清濁，聲之清濁也。又曰：倪寬與博士等曰：陛下宣考

天地，爲萬世〔世〕則。春秋繁露天有十端，注訖。尚書洪範〔曰：四用五〕紀。

若使懸炭窺衡，瞻緹候管，淮南子曰：懸土炭於衡，夏至濕，故炭重⑥。明推三乘十之變，得

損一會九之宜。推三事已注訖。漢書律曆志曰：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漢書〔律曆〕志曰⑦：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壹上生大簇⑧。三分大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

，上生姑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其法皆用銅。又曰：易三天九，而〔兩〕地十，是然後刻箭金壺，迴

杓玉斗，正太初之曆，窮大衍之數。〔陸〕平原漏〔刻〕賦曰：挈金壺以南羅，潛幽水而唐都獻法北戡，伏陰蟲以承波，吞恆流其如挹。杓：斗也。

，採之而勿遺，劉氏定譜，存之而取則唐都洛下宏校曆事〔已注訖。漢書律曆志〕曰：孝成廿〔世〕，劉向覈六曆，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統曆及譜也。

。自然清臺有準，黃道無差，珠璧連七曜之文，金木叶五行之次。謹對。漢書律曆志曰：大司農中丞麻光等廿餘人與丞相、御史大夫、軍史各一人，雜侯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凡十〔一〕家。黃道注訖。日月五星謂之七耀。家語：季康子問孔子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佐天理物者也。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始終〔終始〕相生亦象其義。

議封禪

問：省方戒典，昇中紀號，周易觀卦。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禮記曰：昔者先王尚有道〔德〕，尊有德〔道〕，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以事

天，因地以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鄭玄注曰：升、上也。逖聽前古，空覽夷吾之詞，司馬相如封禪中猶成〔也〕。謂至方岳，焚柴祭天，以號諸侯之成功也。書曰：率邇者

踵武，逖聽者風聲。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夷吾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焉。昔者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神農、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帝嚳、堯、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注云〕：鄙音廛。江河〔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發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封禪書曰：逖聽〔者〕風聲也。發

揮中葉，唯傳茂陵之札。易曰：發揮剛柔而生爻。漢書曰司馬相如著書茂陵。又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取書，奏〔之〕！其遺札書云封禪事。然則

君臨大寶，駕馭黎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司馬混車書而總八方，會玉帛而

朝萬國。干寶晉紀總論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莫不崇大禮，登介丘，禮記

大禮與天地同和〔節〕。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周蓋〔蓋周〕躍魚舩行〔限航〕，休變移駕象之巖，蓋轉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應〔乎〕！注云：介、大〔也〕。變移駕象之巖，蓋轉

常龍之岫。崔豹古今〔今〕注曰：輅衡上朱鳥口銜鈴，鈴謂和鑿也。或謂：朱鳥，鸞鳥也。鸞銜鈴，故謂之鸞。今〔或為鑿〕，或為鸞，事一而義異。墨子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駕象車，六蛟

龍。封禪書曰：意者，太山梁甫設壇場，望華蓋。龍魚河圖曰：東方太山府君神，姓圖名常龍。南方山霍〔霍山〕府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陰山府君神，姓結名鬱衍，北方恒山府君神，姓登名儉。中央嵩高

山府君神，姓壽名逸羣。當今風淳化洽，道穆時邕，方欲肅彩仙閣，揚微日觀，漢書曰：武帝東巡海上，夏四月，還

，脩封太山。禪石闕。應劭曰：石闕山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土〕言仙人。玄虬警路，蒼龍順時。闕〔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山東南〔巖〕名日觀，日觀者，鷄鳴時見日。

張平子東京賦曰：陸〔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駿以沛艾。禮記月令曰：孟〔春〕班瑞諸侯，告成山岳，

尚書曰：既月乃日，觀肆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注〕：班、還。瑞謂圭璧。漢書武〔帝〕紀曰：登封太山。注云：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⑨，金泥

玉檢之封。討論圖籍，須叶禮經。當陳摘挾之詞，用補飛英之略！尚書序曰：討論墳典。左太沖蜀都賦曰：王褒禪曄而秀發，揚雄

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挾天庭。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飛英聲、騰茂實也。

對：竊聞肆觀羣后，俯瞻觀以時巡，尚書曰：五年一巡狩，羣后四朝。曦、日也。日觀以〔巳〕注訖。時巡者，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告成方岳，陵天樞而紀號。告成方岳注訖。樞、門也。王嬰古是知探玉策，結金繩，應劭風俗通曰

：岱宗上有金籀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籀之。蒲駕登丘，芝泥封檢，祀志曰八十。案：岱宗封者，立碑高一丈二尺，金〔泥〕銀繩，印之以璽也。

：秦始皇即位三年，東巡狩郡縣，於是徵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太山下⑩。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上之草木也，掃地祭焉，言其易遼〔也〕。運斗樞曰：舜東巡狩，黃龍五采負圖，以

黃玉爲匣，白玉爲樞，金繩黃芝泥兩端。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宮位分度之差者。眇觀列辟，擬議者多人，逖覽前王，成功者罕就。

封禪書曰：歷選列辟，以迄于秦。易 良以政途未廣，天位猶艱， 書曰：天位艱哉。徒想宏儀。由是齊桓有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也。

問，恥符瑞之未臻，秦帝將昇，困風雨之爲弊。

雖復仁翔濟鳳，覽張奏以爲疑，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初生於濟陽，有鳳皇集。又曰：張純字伯仁，爲大司空。奏上議封禪，詔不納。至建武三十年，又奏曰：自古受命爲帝，必有封禪，以告成功。今攝提之歲，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 運啓譙龍，對蔣書而流汗帝乃東巡，〔以〕純〔從〕，〔并上〕元封舊儀乃〔及〕刻石〔文〕也。

。魏志曰：永康元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閼曰：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獸而〕記之，至延康元年三月，又見譙。登關〔之〕曰：闕之言驗乎！魏書曰

：設軍蔣濟上封禪曰：自古革〔命受〕府〔符〕，末有不蹈梁甫、登太山者。魏振百王之弊，成天地之道，上天報應，嘉瑞茂祥，比古寧喻〔逾〕，此儀久廢，宜下公卿，〔廣撰〕其禮。詔曰：聞濟此言，使吾

汗出流之〔足〕。

我國家之創曆也！ 尙書曰：曆統天正，紐地鈐， 春秋曰：夏正得天統。班固典引曰：高光二聖，數在爾躬。 蓋以膺玄天之正統，受堯讓之歸運。符瑞圖

曰：地鈐者，不振搖也。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地紐鈐。宋均注曰：鈐、帶。駕昊騰英，飛軒踐錄。 帝廿王記〔王世紀〕曰⑪：少昊金天氏，黃帝子，姬姓，是爲玄

鶡，有鳳皇〔之〕鳥〔瑞〕，〔以〕瑞〔鳥〕紀〔記〕官。又曰：昔軒氏之一曰熊氏，姬姓。有景雲之瑞，以雲紀官〔也〕。御龍圖而承景命，握麟璽而總禎符，應圖曰

：帝堯即位，坐〔於〕河渚之濱，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刑〔形〕，國之分域。晉中其〔興〕書曰：元帝建武元年，江寧人虞迪得白玉麒麟一紐，以獻，文曰：長壽萬年。班固典引曰：逢運丁，

展〔辰〕聲陶混氣之鄉，教漸無明之國。 遁甲開山圖曰：有〔南〕溟之山，金堂玉室，無上混氣，實景命。 滋禮〔神化〕。張平子思玄賦曰：經石密之閭野，不識踪之

所由。又楚詞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注云：朗三光於乾蓋，飛五色於雲柯， 三光，日月星。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者。班固典引曰：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文子以天爲蓋，以地爲車，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京房易飛侯：四方貴〔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陸〕七〔平〕原〔浮〕雲賦曰金柯玉葉也。 麥驚馴素

之羣， 蓋引翻珠之鴈。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彩成章曰翬雉。潘安〔仁〕射雉賦曰：麥纖纖以擢芒，雉鸞鸞而朝雉。史記〔後漢書〕曰：魯恭爲中牟令，雉馴桑下。〔史記曰〕：

周成王時，越常重譯，來貢白雉。崔豹古今注曰：鴈自北度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綸繳。江南沃饒，每至還阿〔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綸繳。 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

愛其力，銜蘆翔，備綸繳也。漢書曰：太始三年，榮漪湛潤，霄露凝華， 尙書中侯曰：堯沈璧於河，榮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歌曰：赤鴈集，五色采。 出光。鄭玄曰：榮光五色從中

出。毛詩曰：河水清且連漪。干寶正言曰：河榮清，聖人出，里社鳴， 聖人生。漢書曰：河潤九里。符瑞圖曰：甘露者，一名膏露。鵝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中〔下〕及太寧，下〔中〕及萬物，則膏露

〔降〕 鳳棲雙殖之桐，龍遊五花之樹。 淮南子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魏文帝詩曰：雙桐之。 生空井。孫氏瑞應圖曰：君子在位則神龍見。括地圖曰：龍池

山有池，方七百里，翠龍居之， 仁犧薦骼，瑞饒呈鱗， 春秋注曰：麟者、仁獸。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犧〔多〕五花樹，龍恆食之也。 雙骼共抵之獸。爾雅曰：西海有比翼之鳥，不比

不飛，其名鵠。東海有比目之鰓，黍合其一籽，靈茅藉其三脊。鄭玄詩傳及禮注並云：秬鬯即黑黍酒耳魚，不比不行，名為鰓也。鬯者，言芬〔香〕條暢〔也〕。秬・

黑黍，一籽二米。孫氏瑞鳳〔應〕圖曰：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秬。漢書郊祀志曰：管仲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籒。孟康曰：所謂露〔靈〕茅也。協風遙扇，景化潛

流，榮鏡八荒，財成萬有。協風，和風也。班固典引曰：盛哉皇家，功居百姓，榮鏡宇宙。揚雄甘泉賦曰：天閭〔決〕兮地門開，八荒協兮萬國諧。易曰：財成天地之道也。

夫以軒皇駕象，總會百靈，夏禹登山。朝宗萬國。家語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見史記。若使觀風

展彩，鳴鑾珠獸之巖，觀風注。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展采錯事。〔鳴鑾〕注訖。山海經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環水出焉，注於江也。發號揚徽，瘞

玉金鷄之岫。封禪書曰：勅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班固典引曰：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易是類謀曰：太山亡金鷄，西岳失玉羊。鄭玄注曰：太山亡金鷄者，箕星亡也

。西岳失玉羊者，翠華西轉，蒼駕東巡，張平子南都賦曰：望翠華〔兮〕威裝，建太常兮駢駢〔排排〕狼星〔失〕也。駟飛龍兮騏驎，振和鸞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案平路兮來

歸，豈不思天子東〔南〕巡之。創射牛之儀，起訛麟之祭。漢書郊祀志曰：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詞哉。蒼駕已注〔訖〕也。〔希〕廣〔曠〕絕，莫知其儀，而羣儒〔采

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記〔祀〕射牛事。蘇林曰：當祭，廣射其牲，以除〔不〕祥。臣瓚案：射牛示親畝。揚雄甘泉賦曰：煙〔炎〕感黃龍〔兮〕，煙〔爍〕訛碩麟。祇肅天地，

允答神人，漢書郊祀志曰：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也。開封中之白雲，望嶺側之青氣。漢書郊祀

志曰：帝上太山，下陰道，禪肅然，有白雲見封中。漢武帝故事曰：梁父山之上白雲肅然為蓋。應劭漢官儀曰：廿〔世〕祖封禪，〔夕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是〔見〕嶺也。作範前古，垂裕

後昆，千年之慶既臻，萬歲之音可發。謹對。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上，問若有言萬歲之音，問上〔上〕不言，問下〔

下〕不言，乃令詞〔祠〕官加增太室〔祠〕也。

### 征東夷

問：風郊未清，月營頻偃，風謂風夷。論語：子欲居九夷。注：東方之夷有九種。傳曰：畎夷、犴夷、〔方夷〕、黃夷、伯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明組之俗

，長纓罕羈，山海經曰：朝鮮在列陽東，明組居海中。漢書終軍傳曰：使南越，說其王。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也。

雖挫遊魂，未除殘孽。今欲重飛雲鳥，再動環龜，太公六韜曰：四面有〔敵〕，若之何？曰：當為雲鳥之陣。司馬兵法曰：〔凡〕戰，〔背風〕，

背高，〔兼舍環龜。注曰：〕兼舍者，橫行遺玉之鄉，拓地捐琴之壑。山海經曰：東海外有青馬、三雕，晝夜行，四面干戈，謂之環龜也。爰有遺玉、觀內〔肉〕，有月

母之國，中有琴。又曰：東海之外有大壑，曰少昊之國。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注曰：言今壑中有琴聲。漢書曰：橫行凶奴中。虞丘壽王驪騎論〔功論〕曰：東越倉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

將使占蹄之俗，革化而內遷，負羽之軍，稜威而外蕩。魏略曰：鮮之俗常用十月飲食哥〔歌〕舞，名之曰舞天。有軍事，祭天，煞一牛，

觀蹄以占吉凶。牛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江淹別賦曰：奇正之術，應有二權，攻取之方，佇聞三略：若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鴈山參雲也。

！淮南子曰：兵有三勢二權：有氣勢、地勢、〔因勢〕。將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氣如飄風，聲如雷電，此之謂氣勢。狹路津關，太山石塞，羊腸道，魚筍門，一人守隘，千人不過，此之謂地因〔勢〕。

勢者（因其）勞倦饑渴，〔擠其揭揭〕，此之謂因勢。善〔用〕間諜，出於不意，使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智權。前後不相蹶，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眾，此之謂事權。黃石公記兵法之篇有上略，中略、下略，謂之三略也。

對：竊聞風夷吠夷之地，獠俗難陶，辰韓弁韓之鄉，狼心易擾。綿歷既久，職貢靡修，風夷注訖

。獠、戾。魏略曰：韓在帶方南，南與倭接。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古之辰國。左太冲吳都賦曰：職貢納其苞軌。狼子野心也。成其旅拒之心，熾其飛

走之路。毛詩曰：獫狁孔熾。走喻禽獸。班固東京賦。遂使荒城狡兔，未掛良弓，漢書曰：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

來降，遂定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及朝鮮也。絕島奔鯨，屢迷疏網。海曲曰島。木玄虛海賦曰：玄菟城。張顯極（折）言曰：言狡獸死，良弓藏也。若乃橫海奔鯨，突兀孤遊，

茹鱗甲，吞龍舟。或乃踰躑窮波，六（陸）死鹽田，巨鱗擲雲，蒼獵刺天。子（孔）德璋表曰：奔鯨妄進，故曝括嶼。漢書刑法志曰：漢初，改秦法，斲雕爲朴，破觚爲圓兮，網漏吞舟之魚。老子曰：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也。觀其向背之趣，議其姦宄之由，良以前王無懷遠之威，歷代寡牢籠之略。雖窮豎亥

之筭，未越青丘，空問海人之衣，唯臨滄沼。山海經曰：帝使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郭璞

注山海經曰④：舊說魏黃初中，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盡其東界，臨〔大〕海。問其耆舊，若使聲馳日域，海東復有人不？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即長臂人衣也。

化浹天涯，則落隼之貢可徵，獻狐之賓自至。孔子家語曰：孔子在陳，有隼落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如孔子〔館而]

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⑤。於是肅慎氏貢楷矢⑥，石弩。以分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周書王會篇曰：成王時，青丘獻九尾狐之（之狐）。

聖上以飛天御曆，括地開家，風清執象之君，化軼繞樞之帝。懸玉鏡，席蘿圖，踐三英，登九望。操環把纓之俗，乘蠡卷殼之鄉，一臂一目之酋，毛人羽人之國。莫不踐珠澤，跨桑津，嚮仁義之風，盡梯航之獻。願茲遼碣，獨阻荒隅，未戢五兵，猶勞再駕。夫以九黎虐政，猶興中冀之誅，三苗不輿，爰動姚墟之伐。

今既兵承廟略，將稟神謀，黃鳥降旗，玄狐授籙。命渡遼之將，興轉石之師，地陣籠山，天船蓋海，蒙輪萬隊，浴鐵千羣。旆插雲心，鼓鳴雷骨，翻日車於探雪，縱烈火於秋原。鼇山無作固之基，鯨海息羣飛之浪，鼉頭既截，龍膝方迴。先除衛滿之兇，卻掃孫淵之孽，靖帶方之氛祲，安肅慎之黎元。不勞荀彘之謀，詎待涉河之說，然後置南都之尉，朝東海之君。掛弓扶桑，洗兵海島，文馬既放，珣戈復韜。刊不耐之城，勒丸都之岫，視六合其如指掌，何一隅之足芥哉！謹對。

#### 均州壤

問：庶土交正，垂範前經，地利必分，騰規往訓。由是張衡摘賦，辨沃墾於二京，裴秀制圖



，審高卑於六體。然則窳隆異等，勞逸不同，將均貢篚之差，寔在京坻之積。至乃人稀土曠，滄瀛有彌望之郊，揮汗駕肩，汾晉無立錐之地。今欲均其土宇，任以遷居，使戶割膏腴，家豐菽粟。猶恐首丘難變，懷土易安，食水多怨謔之謠。可否之理，應有令圖，勸導之方，咸敷厥旨！

對：竊聞人唯邦本，本固邦寧，務本必於安人，基邦在於弘眾。譬潭深魚集，林茂鳥歸，山海不厭於高深，家國必資於富實。

曩者隋網紊緒，天下分崩，荆棘旅於階庭，狐兔踐於城邑。我國家纂期膺曆，攝運受終，逢五老而受圖書，獵雙童而基霸主。澄清六合，榮鏡八荒，再讓而天下自歸，一戎而兵戈已偃。

聖上以大明統極，提象御辰，景化溢於幽遐，神功暢於動殖。駕雲甄海，益地開圖，義里恆空，閑田莫競。猶恐州如馬齒，疏密不同，地若龍鱗，膏腴兼倍，將欲均平土宇，申畫郊圻。以爲汾晉黎甿，邑居湫隘，滄瀛郊野，耕墾未周，五土之利尚荒，四人之務猶偏。

若夫體國經野，訓俗濟時，擇利而行，應權而動。若使廣開敦諭，各任遷居，咸遵樂土之詩，共解薰風之愠。使其環桑起宅，荷鋤趨疇，龍梭曳蠶妾之機，鳳粟滿田夫之積。然後崇禮節，務耕耘，政令絕蒼鷹之威，聚歛無餓豺之暴。即可千倉起詠，九賦咸均，襁負滿於康莊，鷄犬聞於郊境。謹對。

校 註：

- ① 原卷「周」下衍「書」字。「微」下衍「亦注漢書律、志曰」等字。
- ② 原卷「星紀」下衍「而淫於玄枵」等字。
- ③ 原卷「明」下衍「曆」字。
- ④ 原卷「記」下衍「曰」字。
- ⑤ 此注原卷抄寫錯亂，今正之如是。
- ⑥ 原卷「重」下衍「之」字。
- ⑦ 原卷「曰」下衍「三分」二字。
- ⑧ 原卷「上」下衍「下」字。
- ⑨ 原卷「金」下衍「也」字。
- ⑩ 原卷「山」下衍「上」字。
- ⑪ 原卷「帝」上衍「少昊」二字。
- ⑫ 原卷此注抄寫頗脫誤，今正之如是。
- ⑬ 原卷「請」下衍「以」字。
- ⑭ 原卷「山」下衍「海不云嘗在」等字。
- ⑮ 原卷「貢」字誤作「遠矣」。
- ⑯ 原卷此句誤作「此肅慎是」四字。

曾親馬首而儒宗儼可其有對問之大體謝奇  
 之京圖家之者斯於以時多之者漸於通極德  
 文承澤禮之文會天朝賦論以自謂前得五言而  
 體要非長家才學臣生反海攝無以登入宮之朝  
 佳用賦高門顯地息歸者皆之後漸靡漸然著  
 果以是文華強見鞅攝虛詞而飾仍之身異強強  
 勉能受昨日理外之五二理表于中言為得陳一公道

P 2573

掩泉燧起其聲歎歎復其聲擅居言厚者其非  
 竟饒於其九非是正其真之表也其非非  
 一我老動雲田之郭參誤之而隱位假飾  
 論以學士詞甚富其色之大部亦得賢之雅訊  
 本會會而直康康時以竟為其非連連飛於  
 心納蘭圖於榮酒海海連其非列三雅之言乎  
 府會編古歸七門至其氣而度已而進其言乎

S 1722

精聞桂林之變發自周憲造士憲  
 庸懸甲利而人士劉君名問吐河治之詞待荷抗名待  
 義孫孫斯約文而惻理杜欽則指事陳發魯平雅意甲  
 規馬融以儒宗融可斯乃對問之大體詢寺之良圖未之音  
 期於濟時言之者期生道務使文不滯理必會文論  
 以政辭前浮言而體象非夫家事濟古建政通撰與登入  
 室之科徒用跋高門之地行遠者息談兼衆漸頂書錄采

S 614

百不無身昨名名  
 他皆之意  
 日復物綱紀大其其  
 日聖滿盈虧多非是  
 夫非牙而罕此也也  
 亦或創運其後使長局也  
 月三星如連珠珠集泰以志也  
 今教訓懲拘遠改正揚善  
 凡傳五德亦戒攝提失方行不明也  
 三月春攝提星名監抄非而指星象  
 三月春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也也  
 行於禮儀據志之日月初以謂星之  
 九星會萃光鳳玉在上也  
 必使屬衆交練珠光叶叶  
 登臺張朔占五雲而不不

S 1086

敦煌學 第八輯

編輯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